

咬文嚼字

●“伏法”一同莫乱用●“一字师”和“半字师”

●警惕病态词●莫把“告寒”当“心寒”

●“鞭长莫及”与“望尘莫及”●生肖为何鼠占先

●三位名人读错同一个字●不能“交代”又“交待”

●“联”和“连”的区别●大众传播中的语言公害

●“如火如荼”是指红色吗？●何谓“连中三元”



合订本

'96

He Ding Ben

上海文化出版社



HANGHAI
WEN HUA
CHUBANSHE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96-10

咬文嚼字

YAO WEN JIAO ZI



上海文化出版社

名家大手笔 书林新景观

上海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
海内外华人学者联手贡献

学苑英华

第一辑四种



唐景瀚

《重心论》

定价: 22.00 元



梁亦群

《人类的视野》

定价: 22.00 元



金克木

《文化碎片》

定价: 21.00 元



梁亦群

《枢门断想》

定价: 22.00 元

● 编辑新颖独特。所收文字，皆为诸家著作中的华彩片段，可以时间为序，或按问题分类，分则独立成章，合则一气呵成。

● 内容精彩纷呈。诸家学业有专攻，文风呈个性，学融哲经文史，识贯中外古今。思如大鹏飞天，水击三千里；心如澄江秋月，不作虚妄语。

● 制作精美绝伦。精编精印，巧夺天工。名家常设计，耐人寻味。这是内容和形式的美妙结合，深刻和精致的美妙结合。

一卷在握，可含英咀华，探寻文化无穷意蕴，
一套置案，可登山观水，饱览学苑无限风光。

如在当地购买不到，可向上海文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邮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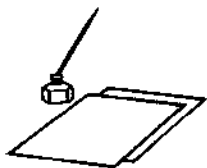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



训“话”研讨会

唐遇春·文
麦荣邦·画

某省城宾馆，高校系统的“训话研讨会”将在这里召开。所谓训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对古书字句的解释。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与会者都是饱学之士，不少人已是两鬓染霜。到得宾馆，抬头一看，只见会标上赫然写着：“训话研讨会”。正当众人瞠目结舌之时，一位教授说道：“愣着干吗？还不进去接受训话！”



咬文嚼字

1996年10月

第十辑

(总第二十二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话:64372608 x 5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字数43 000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11-878-7/H·32

定价:2.00元

目 录

语林漫步

- 从“歌星卖青菜”说开去……陈国屏(4)
也谈“涉及到”之类……史南(5)
谈谈词语的羡余成分……沈卢旭(6)

众

失

之

的

'96第十靶——

- 《文汇报》(1996年6月5日)……(8)
“冒”戴“笑”冠……蔡茂棠(8)
“干部职工”质疑……李若扬(9)
何谓“涂鸦”……李栋臣(10)
“咬一咬”程乃珊……杨光等(10)
美机和日舰……戴玉堂等(12)
“昭关”非“韶关”……刘德祥(12)
不能称“案犯”……李培安(13)
故乡、废墟及其他……袁 歌等(13)
别字成因剖析……钱 行等(14)
语病三例……何盖华等(15)

字里乾坤

- 胡须与必须……刘志基(17)
生肖为何鼠占先……刘 川(19)
“羽”和“雨”……张再兴(20)

书林指谏

- 命题语言点评……金易生(22)
《围城》与《文化苦旅》
中的两处书名讹误……骆伟里(25)
“蹉”与“趟”哪个规范?……朱文献(26)

正音室

- 电视剧《伤情》误读多……岳涤生(27)
要慎读多音字……何立洲(28)
占旭刚不姓 zhàn……张 海(28)

报刊扫描

- 法制报道用词不当例析……林利藩(29)
身高无须“核准”……莫澜舟(31)
“归去来”不是“回来吧”……徐双健(31)
错别字的幽默……唐遇春(32)
谁“逃之夭夭”?……李栋臣(33)
不能超过“无穷大”……劳 益(34)
对联的上下联要分清……张树贤(34)
说“攸关”……花雨璐(35)

十字街头

- “的”在歌中发音辨……薛蔚原(36)
“直拔”和“直播”……吉善玉(37)

辨字析词

- “警惕”——标题里的错字……谈 维(38)
“以为”和“认为”……邹身坊(39)
“徙”与“陡”……朱葆华(40)

词语典故

- 话说“姑舅”
——称谓与互婚制度……海 峰(41)
也说“交待”和“交代”……江东去(42)
“三道头”的来历……昌 荣(45)
“散步”探源……李秉鉴(46)

十字街头

- 让你挠头皮的字……高丛越设计(47)
《它们怎么叫?》答案……(48)

在真似

- 训“话”研讨会……唐遇春 麦荣邦(1)

顾问 罗竹风 胡裕树
张 斌 濮之珍

主编 郝铭鉴

编委 李玲璞 何伟渔
陈必祥 金文明
姚以恩

责任编辑 唐让之

责任校对 韩秀凤

封面设计 宫 超

特约校读 王瑞祥



从“歌星卖青菜”说开去

陈国屏

朋友告诉我一则“歌星卖青菜”的故事。某天，朋友潜心爬格子，隔壁电视里传来歌星的演唱，只听得一片“青菜、青菜”声……朋友很好奇，忙打开自家电视机，歌星演唱的这首歌叫《高仓健请走开》，歌词大意很富情趣：青年小伙子如要博得女友的青睐，请不要成天板着脸。美中不中，歌星把“青睐”唱成“青菜”，于是，只听得一片“青菜、青菜”声……

在电视广播中，常出现令人扫兴的“误读”现象。远的不说，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做果冻广告，屏幕中的孙悟空竟把“蟠桃”念成“番桃”，令人忍俊不禁。此外，还常听到主持人和播音员把“潸然泪下”念成“潜然泪下”，“僧多粥少”念成“曾多粥少”，“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同病相怜”念成“同病相邻”，“阴

霾”念成“阴里”等等。上海某体育节目主持人介绍申花阵容时，甚至把“徐根宝麾下的几员大将”说成“徐根宝摩下的几员大将”，令人啼笑皆非。

这使我想起著名评弹老艺人杨振雄的一桩轶事。杨振雄有一次在台上说错词，用评弹术语说叫“口冲”，回到后台，杨对着镜子打自己的嘴巴，口中还连连说：“谁叫你说错的……”也许，这便是一个老艺术家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

电视和广播是现代社会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是联系千家万户的纽带和桥梁。电视和广播中念错字，其社会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寄语主持人和播音员（也包括演员），逢上不认识、吃不准的字，是不是先向字典、同仁请教一下，谨防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史南

《咬文嚼字》1995年第七辑上有一篇文章题为《“涉及到”及其他》，作者指出“涉及到”、“触及到”中的“到”与“及”同义之后，便得出结论：“到”字是“蛇足”。笔者不同意这个结论。

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说：“语法不是逻辑……有些话虽然用严格的逻辑眼光来分析有点说不过去，但大家都这样说，都懂得它的意思，听的人和说的人中间毫无隔阂，毫无误会。站在语法的立场，就不能不承认它是正确的。例如‘好不热闹’，按说是‘很不热闹’的意思，但是实际上等于‘好热闹’；跟这相反的是‘好容易’，它不等于‘很容易’，反而等于‘很不容易’。……又如‘在我没来北京以前，我以为一定很冷’，既然‘没来’，就谈不到‘以前’，‘以后’。应该说‘在我来北京以前’才对，可是多数

人愿意加上个‘没’字。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好些。”（见该书179页，1979年版本）

在吕、朱两位先生的启发下，笔者发现这种所谓有“蛇足”的语言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如“未解放之前”（“未”字多余）、“出乎意料之外”（“之外”多余）、“凯旋而归”（“旋”与“归”同义重复）以及成语中的“克敌制胜”（“克”即“战胜”）、“宽宏大量”（“宏”即“度量”）、“空洞无物”（“空洞”即“无物”）、“停滞不前”（“停滞”即“不前”）等等，都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它们和“涉及到”一样都成了习惯语言，谈文者或听话者也决不会产生误会，这样也就不为语法所排斥了。

张志公先生主编的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现代汉语》（中册）指出：“我们首先重视语言的规范性，但是也容许语言运用中有一些不同常规的

谈谈词语的赘余成分

沈卢旭

有些词语,看似重复累赘,其实其中的“赘词”是所谓“赘余成分”(redundancy; redundance; redundant)。这类情况并不鲜见,如“凯旋而归”,“旋”即归的意思,再加“归”,意思重复。而“归”正是“赘余成分”,能起某种积极作用。还有“悬殊很大”,“悬殊”就已有“很大”的意思,再加“很大”,意思重复。“很大”同样是“赘余成分”。

说它们有积极作用,理由有二:其一,四音节朗朗上口,音节匀称。其二,赘余成分能起强化另一个语素的作用。这就是人们喜欢使用的原因。如有首广泛流传的歌曲《再见

吧,妈妈》:“待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绝不会有人觉得用“凯旋归来”有什么不妥。

“赘余成分”的存在自古就有,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我国古代,“丝竹”即“管弦”,是同一类民族乐器的泛称,“管弦”在此句中便是赘余成分。这是为了适应音节协和的需要。又如《礼记·曲礼》:“鸛鵒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宋人陈澧在《礼记》注中说:“禽者,鸟兽之总名。鸟不可曰兽,兽亦可曰禽。故鸛鵒不曰兽,

变换形式,特别是这些变换形式并不是个人杜撰的,而是经过社会约定俗成的,那就要承认它,否则语言会变得僵化起来。”

“涉及到”之类并不是个人杜撰的,也不会影响交际产生误会。因此,尽管它们不合逻辑,但应容许它们通行,语法应承认它们。

而猩猩则通曰禽也。”“禽”既然是“鸟兽之总名”，“禽”跟“兽”是大类跟小类之分。下半个分句说的是“猩猩”，当指不离“兽”（类），“禽”实际是羡余成分。说“不离禽兽”跟“不离飞鸟”相对应，音节前后匀称，就是一种积极羡余的用法。

“积极羡余”在日常应用的词语中也不乏其例，如广告中常见的“免费赠送”，“免费”跟“赠”是一个意思，“免费”就是“羡余成分”。《解放日报》1996年1月11日载文中有“继续遏制公款吃喝玩乐风，反对铺张浪费”语，“吃喝玩”中已包含了“乐”的意思，特别是“玩”，更直接体现了“乐”，“乐”就是个“羡余成分”。“平民百姓”，“百姓”就是“平民”，“百姓”就是个“羡余成分”。

“羡余成分”这个语言学术语，

是指特定的语言现象，有些起消极作用的词语多余成分，则不称其为“羡余成分”，而称之为累赘词语、病辞。如某人报使用过的“这是给他的特别的殊荣”句，“特别”跟“殊”同义，人们已习惯使用合成词“殊荣”，再加上“特别”作修饰语，反而不顺口，语感啰嗦。《解放日报》1996年1月12日《乡情胜亲情》中有：“杨老太去世后，花甲之年的施玉琰继续将自己的一片爱心倾注在老太的儿子施福培身上。买汰烧洗，事事周到，把施福培护理得舒舒服服。”此句中的“买汰烧”的“汰”是上海方言，就等同于普通话的“洗”，用“买汰烧”本来音节协和顺口，再加上“洗”，反而拗口。

以上的“特别”、“洗”就是累赘词语，就是病辞。

语丝

「薑」非「苔」

王子平

《扬子晚报》一九九八年三月八日有一则题为《菜苔菜秧大量上市》的消息，其中“苔”字显然是“薑”字之误。“薑”可以简化为“台”，但“薑”没有简化字。苔是指苔藓植物，一般体扁平，匍匐生长，如地钱。又舌面上滑腻的物质称舌苔。刘禹锡《陋室铭》一文中的“苔痕上阶绿”就是指泛出绿色的苔藓。而薑是蔬菜长花的茎。薑和苔既不能混用，也不可想当然地类推简化。

众矢之的

’96第十靶——

《文汇报》(1996年6月5日)

编者按

《文汇报》是一份充满书卷气的报纸，目光敏锐，思路开阔，重视文化含量，而编辑作风又历来严谨，难怪读者来信称之为“日报楷模”。但即使是这样一份报纸，面对读者的万箭齐发，也不免露出了破绽。这一方面可看出读者对《文汇报》的厚爱 and 厚望，另一方面又一次证明了咬文嚼字的必要和重要。

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发觉读者的射技已越来越高，有些读者几乎箭箭中靶，但是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较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稿件刊发。这实在是有点可惜的。这里，向读者致谢和致歉。另外，我们正在考虑明年如何战斗，还望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冒”戴“侯”冠

第9版《纽约名画拍卖记》一文写道：“值得一提的有几位奇人的作品。如明末四大公子之一，因《桃花扇》故事名扬一时的人物冒辟疆的梅花图……”这里犯了一个“冒”戴

“侯”冠的错误。

冒辟疆，江苏如皋人。他是“明末四大公子”之一，但与《桃花扇》故事无关。他的“名扬一时”，多半是由于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恋情。明亡后隐居不出，在家乡筑有水绘园，以写作自娱。

因《桃花扇》“名扬一时”的，其实是侯方域。他也是“明末四大公

子”之一。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在南京时与李香君（也是秦淮名妓）相识，“编织”了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清初剧作家孔尚任，经过十多年的酝酿，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侯、李爱情为贯串线，创作了一部寓意深沉的历史剧。此剧一出，“侯公子”确实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纽》文把侯公子的韵事，移植到冒辟疆身上，使冒公成了“冒名公子”，岂不冤哉！（蔡茂棠）

“干部职工”质疑

第2版《市电力局公布岗位服务标准》第3段：“据介绍，市电力局将在全系统干部职工中开展自我评议活动。”

“干部职工”这一提法，在生活中可谓耳熟能详，在报刊上同样屡见不鲜，然而，它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何谓“职工”？《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职员和工人。而关于“职员”的解释是：“机关、企业、学校、团体里担任行政或业务工作的人员。”毫无疑问，其中便包括我们所理解

的“干部”。《中国报刊》刊登过《职工是指哪些人》一文，说得更为明确一点：“根据国家现行统计指标的分类和解释，‘职工’是指在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生产或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人员，其中包括工人和干部。”

注意：职工“包括工人和干部”。既然如此，“干部职工”这一提法，便成了叠床架屋，不合逻辑。

不妨研究一下国务院的文件。国务院曾下发过《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和《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使用的“职工”一词，全都既包括工人，也包括干部。各企事业单位都有“职代会”制度。“职代会”的全称便是“职工代表大会”。试问，有哪一个单位是召开“干部职工代表大会”的呢？

用逻辑学来分析，“干部职工”并列使用，是犯了概念划分不当的错误。“职工”是属概念，包括工人和工人；“干部”是种概念，属种概念不能并列。如果要强调一下“干部”，可称“干部工人”，而不是“干部职工”。

附带说一句，“职工”是集合名词，报刊上常见当非集合名词使用，如：“李方林是省新华印刷厂的职

工。”李方林是一个人，不是干部，便是工人，笼统地称之为“职工”是说不通的。（李若扬）

何谓“涂鸦”

第3版有一则醒目的标题：《随处涂鸦行为在升级》它说的是上海街头，有人在路面上用油漆涂写“租房买房”的广告。作者在文章中大声疾呼：“要从根本上解决上海街头‘乱涂鸦’的问题，还需有关部门尽快制订有关法规。”

这里的“涂鸦”一词，无论是在标题中还是正文里，都似有欠斟酌。

所谓“涂鸦”，出自唐代诗人卢仝的《示添丁》：“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来常用“涂鸦”一词比喻书画或文字拙劣。一般多用作谦词。如《孽海花》第十四回：“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成语“信笔涂鸦”，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它着眼的是书画技法的优劣，而不是写得是不是地方。

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上文用“涂鸦”一词，显属望文生义。作者大概看到了一个“涂”字，便想当然地以为是乱写乱画了。

（李栋臣）

“咬一咬”程乃珊

程乃珊既熟悉上海，又熟悉香港，而且具有职业作家的敏感，由她来写“沪港双城记”，自是再合适不过的。发在第8版上的《海派文化和香港的繁荣》一文，确实有独特的视角，读来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然而，也许由于香港生活节奏太快的缘故，此文的文字似嫌粗糙。下面略举数例：

①“爸爸妈妈和祖父母应属于这一移民潮中的一员。”员，量词，犹“个”，用于称人。“爸爸妈妈和祖父母”共四个人，怎么只是“一员”呢？看来，“应属于”前面加个“都”字，主谓搭配才能说得过去。

（杨光）

②“如此一批来自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人，委委屈屈地来到弹丸之地香港。”“上海人”有“东方巴黎”之称吗？“东方巴黎”形容上海可以，形容“上海人”不行。定语和中心语明显不能搭配。（戎椿年）

③“一批有专业或有经济基础的上海人涌入香港，随之也带入上海人自己的生活文化——上海俗称‘三把刀’：菜刀、理发刀和裁剪

刀——也随之涌入香港……”前面一个“随之”，后面又来一个“随之”，用词的随意性由此可见。前面是“带人”，“生活文化”即“三把刀”是宾语；后面是“涌入”，“三把刀”又成了主语。两种句式纠缠不清。

(卓 楚)

④“许多传统的工艺及民风已濒于失传或苟延余生，更遑论有所充实和发展。”“工艺及民风”是联合词组。然而，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联合。后面的所谓“失传”、“充实”之类，只能指工艺而言。主语不能和谓语完全搭配。

(成 山)

⑤“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引用的是陆游的诗句。原作是“山重水复”，后人引用时常改为“山穷水尽”，两者都说得通。而“山穷水复”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改动未尝不可，问题是要改得合理。须知“穷”和“复”是两种不同的“景观”。

(王万里)

⑥“我少年时在香港时，一般职业妇女几乎都是一身旗袍外套一件羊毛开衫、高跟鞋、手提包，笃笃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鲁迅先生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我想，上文作者写完后如能静下心来读一遍的话，大概“我少年时在香港时”

的后一个“时”字是不会保留的。另外，句中的两个顿号也要改为逗号。否则，“外套”的不仅是羊毛开衫，还有高跟鞋、手提包了。

(钟 毓)

⑦“让上海裁缝依葫芦画瓢，但许多裁缝仍‘画’不象。”这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个“像”字。早在十年前，“像”字已经恢复使用，但时至今日，报刊上仍然象、像不分。这似乎已成为一个顽疾。究其原因，恐怕多半不是不会分，而是不屑分。可见，用字规范化，还得先从端正用字态度做起。

(任建伟)

⑧“上海的时装自移殖到香港……”“移殖”当为“移植”。殖、植音同形近，但意义有别。“殖”用于生殖、繁殖，有孳生义；“植”用于培植、种植，有栽种义。所谓“移植”，本是农林业用语，指把播种在苗床或秧田里的幼苗移种到田地里，理应用“植”。

(马幼良)

⑨“开设一家经营高档时装饰品的店铺，他则以《上海滩》命名之”，“开设了个有三十年代上海风味的《上海会》”。程文的标点符号较乱，用来似乎有点“不假思索”，这里的两个书名号便是一例。书名号用于书名、篇名、报名、刊名等，这里却是店铺名、市招名，应该用引号而不是书名号。

(辛甫生)

美机和日舰

第4版上的《军事演习出事故 日舰击落美战机》一文，是一篇引人注目国际新闻。可惜作者缺乏军事知识，有些说法不太准确。

作者说被击落的是“美国海军的一架 A-6 进攻型轰炸机”。美国军用飞机分 A、B、C 三种：A 代表攻击机，B 代表轰炸机，C 代表运输机。既然是“A-6”，怎么可能是轰炸机呢？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是“入侵者攻击机”，《中国青年报》报道也是攻击机，可证《文汇报》有误。

作者说击落美机的是“日本 YUUGIRI 驱逐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YUUGIRI”是汉字“夕雾号”的日文罗马字译法，这是给不懂汉字的人看的，译成中文理应恢复汉字。二是“夕雾号”是护卫舰而不是驱逐舰。前者是轻型军舰，后者是中型军舰。

作者说被击落的美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被直升飞机送回美国‘独立号’航空母舰”。“直升飞机”其实是个以讹传说的说法，早到了该正名的时候。它应该被称为“直升机”。它们虽然同属于重于空气的航空器

（气球、飞艇是轻于空气的航空器），但飞机是固定翼，直升机是旋翼，两者属于不同门类，不能混为一谈。顺便说一下，“直升机母舰”，也不能称之为“直升飞机航空母舰”，因为它只搭载直升机，“航空母舰”还可搭载固定翼飞机（戴玉堂 袁品荣）

“昭关”非“韶关”

第7版一则消息：台湾某京胡名家，在天津为《六月雪》、《文韶关》和《铡美案》伴奏。另一则消息：新加坡某京剧社来京，将演出《文韶关》、《玉堂春》和《宇宙锋·修本》等戏。

两则消息都谈到《文韶关》。但京剧传统剧目中，只有《文昭关》，没有《文韶关》。“韶”字系“昭”字之误。

“韶”和“昭”，音义有别：

“韶”：读 sháo，“虞舜乐名”。《论语·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句中的“韶”字，指的就是“虞舜之乐”。

“昭”：读 zhāo，有“明亮”、“彰明”、“明白”和“清楚”等义。如成语“昭若日星”，意为像太阳和星辰那样明白、清楚。

“韶关”和“昭关”，都是地名，但所处方位不同；

“韶关”，今韶关市。地处岭南，为广东省北部重镇，京广铁路经此。古为百粤之地，春秋时期，楚国的疆域尚未达到这里。

“昭关”：故址在今安徽省含山县北，小岷山西，两山对峙，形势险要。春秋时期位于楚国东部边境，当吴楚两国交通要冲。

春秋时期，楚平王无道，杀伍子胥之父及兄，子胥出逃投奔吴国。楚王画影图形张于通衢要道重赏缉拿。子胥至昭关，不得过。昼夜忧思，须发皆白。因容貌改变，得以混出昭关，逃到吴国。京剧《文昭关》，取材于传说中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唱词中有“历阳山下宿七晚，一夜须白过昭关”之句，就是指这一段经历。

(刘德祥)

不能称“案犯”

第3版《协作破案的“特别行动队”》，说到泉州有两人“持刀枪劫现金61万元”，其中，“案犯何某已逃窜来沪”。此处“案犯”一词的使用，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我国刑事审判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重要转变。

根据这一规定，涉案人员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前，只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法庭审讯期间，只能称之为“被告人”；只有在法庭作出有罪判决之后，才能称之为“罪犯”、“案犯”、“犯罪分子”或者“盗窃犯”、“强奸犯”、“杀人犯”……

上述报道，尚在侦查阶段，称之为“案犯”，显然是不妥的。（李培安）

故乡、废墟及其他

遣词造句，首先要讲究准确。一味追求修辞效果，不顾词语自身的含义和特点，反而会影响表述质量。下面试举几例：

第5版《特大沙尘暴袭击敦煌莫高窟文物安然无恙》，称敦煌市为“驰名中外的莫高窟艺术宝库的故乡”。

故乡虽然就是家乡的意思，让人读来感到温馨，但它是对身在他乡的游子而言的。《木兰诗》：“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从军十年，关山万里，所以称其乡为故

乡。鲁迅先生小说《故乡》里的“我”与故乡就“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

莫高窟艺术宝库虽然驰名中外，但作为库址的莫高窟始终未离敦煌半步。不在他乡，何言故乡？只有对流落海外的敦煌瑰宝而言，敦煌才是故乡；只有对成为世界性学术课题的“敦煌学”而言，敦煌才是故乡。（袁 谦）

第9版《近看“太保”》第2栏：“上海联合毛纺有限公司的一个车间发生特大火灾，价值千万元的进口羊绒原料设备顿时成为废墟。”

“墟”，指城镇、村落、集市等人类聚居地点，如陶渊明诗“依依墟里烟”、王维诗“斜阳照墟落”。凡遭受战争或自然灾害已经荒芜了的地方则叫做“废墟”。

而上引文字说的却是“原料”、“设备”，是物不是人，更不是人类饮食起居的场所、环境，即使遭受火灾，只能是“化为灰烬”，而不是“成为废墟”。（何鉴华）

第8版《传令三军》，说一位部队同志在出租车上遗失了包，请话务员帮助寻找，因为“一点线索也没有”，“话务员只有撒网捞针了”。这“撒网捞针”显然是作者对“大海捞针”的改造，但并不能产生“求异效

果”，只能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大海捞针”，这是一个比喻，极力渲染难度之大。读者稍加想象，便会引起共鸣。而“撒网捞针”未免有点滑稽。针沉海底，网是捞不到的；即使侥幸捞到网里，那么多的网眼，还不是捞而复失？这一“改造”未免有点弄巧成拙。（陆 仪）

第1版《喜闻演员下生活》：“这些消息如徐徐清风拂面而过。”此处的“过”字值得一议。过者，从一个地点或时间到另一个地点或时间之谓也。既然“清风拂面而过”，那就是说清风已不复存在，这和文木“但愿这股清风能吹遍整个影剧界”岂非背道而驰？此处的“过”字，似应改为“来”字，或者干脆删掉“而过”二字。（经百阳）

别字成因剖析

别字产生的原因很多，读音相同相近是原因之一。如第8版《耐弹》：“对于这样一个攻于心计，逢迎媚上，文过饰非，精于谋私的人……”这里且不说逗号用得不太规范，在一连串修饰语中，“攻于心计”当为“工于心计”之误。攻、工同音，但词义有别。“工”，义为善于、擅长。